

教育生涯漫談 (二)

劉季洪

貳、民國早期的師範教育

民國四年我在本縣高等小學畢業後，發生升學問題。當時高小是縣中最高學府，距我家一百六十華里的徐州城也只是一所省立第七師範，如果要進中學，就必須前往省城南京，但相距千里，費用又高，我因年幼尚難自顧，家中亦無此經濟能力，所以高小畢業後，就在家暫時自修。在這期間，由於沒有升學的目標，很感無聊，每天大半時間都是看三國演義、水滸傳一類的舊小說。等到民國五年暑期，還是徬徨無路，適巧遇到鄰村隋寨的隋俊儒君，他年逾二十，曾二次報考第七師範未取，正準備再到徐州投考，於是我就得家中允許，隨同前往一試。

徐州城距我家雖僅百餘里，但由於缺少交通工具，要步行二天方能到達。不過這時隴海鐵路正在開始由徐州向西修築，我家六十里外的黃口，是一個車站，每天有材料車可通徐州。我們就冒險先步行到黃口，等候材料車通過時，每人出四十枚銅錢給車站打旗人，讓我們登車，站在車廂空處。黃口距徐州約一百華里，車行三小時到達，現在來看當然是很慢，但那時卻覺如御風而行，神速無比。這是我第一次利用現代交通工具的經驗。我們到徐州城已入夜晚，投宿一家客棧，每人涼席一張，別無臥具，就地而眠，蚊蟲徹夜來襲，不勝其擾。次日先到學校報名，兩日後考試，僅考國文、算術兩科，半日即畢。又隔一日放榜，報考二百餘人，錄取五十名，我幸名列前茅，隨君竟又落榜，從此我就開始接受師範教育了。

我雖偶然就讀師範學校，後來又續讀高等師範，出國留學還是研究教

育，成爲一個三級師範生，這也是民國初年國家情況和個人環境所造成的。我國數千年專制政體之下，教育素不發達，民國成立後，普及教育乃第一要務，爲了培養所需師資，所以首先重視師範教育。而且過去社會認爲教師是清高的神聖事業，因而很多人也願意從事教書的工作。還有當時工商業尚未發展，社會少有其他就業機會，師範生的出路反而較爲寬廣。我更因爲家庭經濟困難，也只有就讀公費的師範學校最爲合適。這都是決定我連續接受師範教育，進而又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。

現在回想民國初期的師範教育，無論在制度或實質上，都有不少的優點，是我國教育史中極爲成功的一頁。因此，在敘述我個人當時在校的生涯狀況以前，似乎應該先把這種教育創始和演變略加說明。

我國師範教育的演變

首先我們知道現代各國新教育制度是先從歐洲建立的，師範教育也是如此。歐洲自從希臘、羅馬以至宗教長期統治期間，教師在社會的地位本來都是極爲低微，直到十八世紀，學校教師還多是由「教會的僕役、唱詩人、教區小吏、敲鐘人、挖墳人、皮鞋匠、裁縫、理髮師及殘廢者」來充任。到了十八世紀末葉，歐洲各國由普魯士開始，奮發圖強，於一七六三年頒布強迫教育令，十九世紀英、法各國，陸續推行強迫教育，於是需要大量優良師資。適巧這時德籍瑞士青年斐斯塔洛齊（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）根據法國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）自然發展的教育理論，研究啓發式的教學方法，並且應用這種理論和方法，來訓練新

的師資，這正合當時各國推廣教育的需要。後經普魯士及各國陸續採用，設置師範學校，逐漸發展，奠定了現代師範教育的基礎。

反觀我國，自古以來對於師道就極為重視。三代在西周以前，學設於官，師由官任。東周以後，官學衰廢，孔子開私人講學的先河，並將古代文化取其精華，作為教材，弟子三千，因材施教，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家，所以歷代尊為至聖先師。從此更加強了我國尊師重道的觀念，讀書人也多以設教講學為榮。但以後歷代政府對於教育設施未多注意，除少數官學及書院外，民間大都由私人設塾以教子弟，教師則各就力之所及，勉為延聘。至於教材教法則又受科舉限制，陳陳相因，絕少改進。於是到了近代，我國在建立新教育制度和培養新師資方面，反遠落歐美及日本各國之後。

到了清朝末葉，列強侵凌，國難頻仍，朝野急謀革新，力倡興學。但是在興學初期，還並沒有注意到師範教育，而是先設置時務急需的實用學堂。從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開始興學至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約三十年間，中央和地方創辦的學堂，僅限於培養外國語文、機器製造及陸海軍備部門，如京師同文館、上海廣方言館、廣州同文館、湖北方言學堂、福建船政學堂、上海機器學堂、天津電報學堂、上海電報學堂、湖北礦業學堂、天津水師學堂、天津武備學堂、湖北武備學堂等。這個期間各學堂的教師，多半是聘請外人充任。所以當時輿論對此大加批評，例如有人為京師同文館戲作一聯：「鬼計本多端，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；軍機無遠略，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。」就是當時提倡維新的梁啟超，也在光緒二十二年撰「變法通論」，其中論師範一篇，列舉五點理由，痛陳西人充任教習的不合國情。

我國開始創辦師範教育來培養新式教師，是從光緒廿三年盛宣懷奏設的南洋公學起。設校計劃內分四院：一為師範院，近於以後優級師範；二為外院，相當於附屬小學；三為中院，相當於中等學校；四為上院，相當於專門學堂。先設師範院，考選優秀學員四十名；後又設外院，招聰穎學童一百二十名，分為三班，由師範生任教。吳稚暉先生就是當時師範生的一員。而胡敦復、馬衡、夏元璽等有名學者都是當時外院的學生。那時吳先

生已三十餘歲，早已中舉，他在南洋公學，是一面讀書，一面教書。外院學生三班各設學長一人，相當現在的級任，吳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學長，每月薪金四十兩。當時小學沒有教本，另有師範生二人陳頌平及朱樹人，亦各任外院學長，分別自編蒙學課本及高等蒙學課本，供授課使用，這可以說是我國最早自編的小學教科書。

南洋公學設置師範院，雖是我國創辦師範教育的開端，但是還未成為正式的學制。光緒二十四年清廷推行新政，制定京師大學堂章程，規定大學堂統轄各省各級學堂，這是最早政府頒布的學制綱要。其中明訂京師大學堂內設師範齋，但因戊戌政變並未招生。

戊戌政變後，慈禧依舊掌權，新政一度停止。不久又有庚子之亂，清廷再遭挫敗，不得不順從輿論，再度興學。光緒二十八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，對於各級學校體制，規定甚詳。其中關於師範教育，在京師大學堂改師範齋為師範館，與大學預科同程度；在中學階段有師範學堂，肄業四年，以造就小學教師。

欽定學堂章程頒布並未實行，一年後又代以奏定學堂章程，於光緒二十九年公布。其中關於師範教育分為優級師範學堂、初級師範學堂及實業教員講習所。優級師範學堂肄業五年，分三階段：公共科即預科，一年畢業；分類科即本科，三年畢業；加習科一年畢業。前二段為必修，後一段則聽學生之便。初級師範學堂完全科肄業五年，分二階段，預科一年，本科四年。另有簡易科，一年畢業；師範傳習所專收學館教師，十月畢業。此外尚有實業教員教成所，分農、工、商三類，三年畢業；工業類可設簡易科，一年畢業。至光緒三十三年又頒女子學堂章程，設女子師範學堂，四年畢業。此次學制對於師範教育規劃更為完備，並曾積極實施。在民國建立前，優級師範學堂除京師外，各省設立者有直隸（河北）、山東、河南、江蘇、浙江、四川、廣東、奉天（遼寧）等處。初級師範學堂則各省設置甚多。

及至武昌起義，民國建立，學校制度又有改革。在教育宗旨方面，政體既由專制改為共和，自須改弦更張，另訂標準；但在學校系統方面，又不得不顧及現實，少作變更。因此，民元新學制中的師範教育大體與過去

無多出入，僅將優級師範改為高等師範，並分全國為六個高等師範學區，在北平、南京、成都、武昌、廣州、瀋陽設立六校，以國立為原則（原有西安一處，因久未設立，於民國七年改設瀋陽）。將過去優級師範的公共科改為預科，仍為一年；分類科改為本科，仍為三年；加習科改為研究科，一年至二年。並得設專修科，修業為二年至三年。師範學校則將過去的初級師範的完全科改為第一部，仍為預科一年，本科四年；簡易科取消，另設第二部，招收中學畢業生，一年畢業。

民國元年至十年期間，學制未作更張。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民國八年結束以後，美國教育思潮在我國發生巨大影響，教育界紛紛建議，仿效美國學制再作改革，教育部遂於民國十一年召開全國教育會議，參考各方意見，制定新學制，不久公布施行。此後關於師範教育方面，高等師範除北京高師改為師範大學外，其餘五校均改為普通大學。師範學校則改為六年，分前後期各三年，並得分別設置。及至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，江蘇又首先將師範學校併入中學而為師範科，各省相繼實行，至此，過去師範教育自成系統的原則不復存在。直至抗戰期間，始又改回舊制，而將師範學院與師範學校單獨設立。政府遷台後，因教育發達，除設置師範大學、師範學院及教育學院外，並將師範學校升格為師範專科學校，以提高師資素質。

以上所述是清末民初我國師範教育演變的大致情形，現在就要追記我早年接受這種教育的經過和生活的實況了。

第七師範最難的功課

民國五年我考取的江蘇省立第七師範是民國二年創設的。江蘇在民國初年共開辦了省立師範學校九所，女子師範三所。分佈的地區是：一師蘇州，二師上海，三師無錫，四師南京，五師揚州，六師淮陰，七師徐州，八師海州，九師鎮江；一女師南京，二女師蘇州，三女師徐州。這十幾所師範培養了不少人才，是全省各縣教育行政人員和小學校長與教師的主要來源，對江蘇教育的發展有很大貢獻。

當我最初到第七師範報到的一天，因當時我實足年齡僅十二歲，而校

中其他同學多在十七、八歲至二十餘歲，門房葛老頭見我身體矮小，不准進校，經說明後方勉強應允。他雖是一名工友，但經常長袍馬褂，衣履整潔，八字鬚鬚，望之儼然。而且學生外出，必須持有准假名牌，經他檢驗，否則就難通行，所以學生都覺得他很重要。

當時師範教育是公費制，入學之初，僅繳課業用品費四元，其餘食宿講義全由學校供應。課業用品筆墨紙張每學期大約二元已足，放假時還可領回二元。我平日在校除所穿家製布鞋破損時，由鞋匠修補每次需用銅錢數枚，及理髮少許用費外，無多其他開支，所以每年連同往返路費最多不過十餘元而已。當年學校對學生的優待以及學生生活的節儉，現在青年是很難置信的。

設在徐州的省立第七師範在民國二年創辦時，校長為徐州邳縣的劉仁航先生。劉校長早年留學日本，是我們家鄉教育界的先進。民國三年張勳駐兵徐州，對革命黨人極為仇視，第七師範國文教員周仲穆先生就被他認為亂黨而加慘殺。劉校長因此不安於位，就辭職遠離，民國二十七年對日抗戰期間在漢口撤退時，在江輪上遭敵機轟炸與同船五千餘人一同遇難。

我在學校時期，七師校長先為江陰胡馥元先生，後為南京鄭為霖先生。教員幾乎全是來自江南，徐州本地只有少數職員在校工作。教員的資歷多半是南京兩江優級師範或日本留學出身，而且似乎都僅是短期班肄業或畢業，這在當時已經是較好的師資了。學校的功課是依照教育部民元公佈的師範學校規程開設，預科一年，所設科目有修身、國文、習字、英語、數學、圖畫、樂歌、體操；本科四年所設科目有：修身、國文、習字、英語、歷史、地理、數學、博物、物理、化學、法制、經濟、圖畫、手工、樂歌、體操；畢業前另有參觀實習。各學科所用教材大部份採用各書局出版的中學課本，印發講義，每堂數頁，教師依照課文加以講解，既無其他參考書，也很少課外作業，所以功課的負擔並不重。

我在入學不久，作文兩次被選為較佳作品，油印張貼並分發同學，這是教師鼓勵學生用功的一種方法。上課一月後，舉行甄別考試，考試不及格還要退學。放榜時平均八十分以上列為甲等，共有二名，我僥倖名列其中。其他一位是高竟成，後改名高民，黃埔軍校三期畢業，數年前在台病

故。其子高明敏是我的學生，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，歷任各省立工業學校校長。我因在入學之初功課未週困難，於是以後不知用功，寶貴的青年時期大半是虛度了。

但是我也難於應付的功課，那就是體操。民國初年教育宗旨注重軍國民教育，體操課以兵式操為主。我們學校體操用的槍械是舊式的步槍，比現在的重得多，大約有十斤左右，我因年小身矮，排隊居尾，變化隊形，排尾跑步最多，肩荷重槍，十分辛苦。我們學校的兵式操成績很好，有一年參加江蘇全省運動會，演習時操法熟練，隊伍整齊，全場讚揚，認為勝過正式軍隊，獲得冠軍。不過到了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各國高唱和平，軍國民教育頓然失色，我們的體操課也就取消兵式操，改為各種輕鬆的體育活動了。

暢遊名勝古蹟

我在校還有一件不得意的事，就是課外體育比賽沒有機會參加。因為我和一般同學年齡懸殊，難充選手，團體競賽都在排除之列。於是不得已就經常個人到郊外遊覽名勝古蹟，甚至四郊荒山窮嶺，有時也獨自奮力攀登，聊以盡興。所以現在追憶往昔，這些早年舊遊之地，仍然倍覺親切。但經長久歲月，歷遭變亂，所有故鄉勝地已多毀壞無存，面目全非，因此就想把舊日印象最深的遊蹟略加記述，藉以重溫鄉思。

徐州名勝雖少，古蹟卻是很多，城內我們常去的地方有快哉亭、黃樓、燕子樓等處。快哉亭在城內東南隅城垣下，為宋李邦所建，蘇軾名之曰：「快哉」。亭前池塘廣闊，遍植荷花，四面垂柳，環繞成蔭，為遊憩佳處。因距七師最近，我等常往散步。民國十九年城垣拆除，環境破壞，景色已不如前。

黃樓在東門北城垣上，為宋蘇軾所建。軾守徐州值黃河決口，水溢城下，軾率眾堵救，城卒得全。乃拆西楚故宮霸王廳，建黃樓於城上。秦觀曾有黃樓賦，軾作詩以謝，其中有句：「黃樓高千丈，下建五大旗，楚山以為城，泗水以為池，我詩無傑句，萬景驕莫隨，夫子獨何妙，雨雹散雷椎。」我在七師時尚完整，後城垣拆除，樓亦無存。

燕子樓在西城垣上，為唐張建封尚書所築。張有侍妾關盼盼，張死歸葬洛陽，盼盼獨居燕子樓十餘年，作懷念詩三百餘章。後白居易贈以詩：「今春有客洛陽回，曾到尚書墓上來，見說白楊堪作柱，爭教紅粉不成灰」，「黃金不惜買蛾眉，揀得如花三四枝，歌舞教成心力瘁，一朝身去不相關」。有責以不能從死之意。盼盼讀詩泣謂：「自公逝後，我非不能死，恐百世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，是玷我公也。」遂答以詩，不食而死。詩曰：「自守空閨歛恨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，舍人不會人深意，訝到黃泉不去隨。」此一哀艷故事，使此空樓常為後人憑弔。十九年與城垣一併拆除。

徐州城郊三面環山，古蹟很多，現在記述幾處常去的地方。出城南門外不遠有戲馬台，在戶部山上，為項羽戲馬處。蘇軾稱為：「台高十仞，廣袤百步，有事可用屯戍，與城相表裏。」明方孝儒題詩：「蓋世英雄酒杯，悲歌只使後人哀，生平費盡屠龍技，今日空餘戲馬台。」山旁有清狀元李蟠故宅，民初已甚殘破，我曾探詢為李氏後人居住，門前旗杆及門上「狀元第」刻額猶存。過去我鄉文風遠遜江南，能大魁天下本屬不易，聞李氏殿試時，試題為「治黃河策」，當時黃河正經徐州城郊，常有水患，李氏因素留意，言之中肯，故能獲雋。

戲馬台南有范增墓，增因項羽輕信陳平離間，怒歸彭城，未至疽發背死，楚軍哀之，士兵爭荷黃土為之營墓，高與山齊。墓旁各山均為青石，獨墓全為黃土，想傳說不虛。

范增墓再南為雲龍山，山北麓下亂石如羊，刻有黃茅岡三字，字大如斗。蘇軾詩有：「醉中走上黃茅岡，滿岡亂石如群羊」，確為寫實之句。山上有放鶴亭，宋隱士雲龍山人張驥所築。蘇軾放鶴亭記稱：「山人有二鶴，甚馴而善飛，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縱其所如，或立於陂田，或翔於雲表，暮則俟東山而歸，故名之放鶴亭。」山東側有石佛，就山石刻成。宋賀鑄詩序謂：「魏太武南侵至瓜步旋歸，留連徐州，在彭城南五里，因山鑿佛，高十許丈。」我往遊時，有人戲登佛耳，耳大可容一人。

城東郊有子房山，傳為張良夜以簫聲吹散項羽八千子弟兵處。上有子房祠，長垣圍繞，樹木鬱葱，景色幽雅，令人流連。

城北有九里山，相傳韓信與項羽在此決戰。幼時讀綱鑑有古詩：「九里山前古戰場，牧童拾得舊刀槍。」心早嚮往，到徐州後，曾前往尋找，希望能有所得。但見荒草滿山，田疇圍佈，戰場遺物渺無所尋。

徐城西南約五十華里有皇藏峪，史稱漢高祖嘗避難至此，「山深林密，行者欲迷」，但「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，高祖怪問之，后曰：季所居上常有雲氣。」這個地方確是山巒連綿，林谷深邃，風景為徐屬第一，惜交通不便，外人足跡少有到達。我等往遊時，曾在山中遇一老人，自稱年已九十八，歷經太平天國捻匪之亂，並嘆年老受苦，不如早日死去。又在山後天門寺見一人年四十許，坐山洞中，謂正絕慾減食，不久將能辟穀長生。二人對於生命修短，希望迥異。後聞老者壽至一百零三歲，另一人則不久仙去，可以說他們都是事與願違。

我在七師五年，乏善可述，只有舊日遊踪，印象最深，所以寫來不覺已嫌過多。但還有一次由學校率領的遠途旅行，經過荒唐滑稽，又不可不記。民國七年學校有首屆學生畢業，畢業前校中准往山東曲阜旅行，但二、三年級學生請求一同前往，校中勉允所請；於是一年級及預科學生也隨之提出要求，最後學校恐引起風潮，竟亦允准。曲阜距徐州數百里，由津浦鐵路北上，下車後尚需步行十八里。到曲阜後住省立師範學校，次日往謁孔廟孔陵。

孔廟在曲阜正南門——仰聖門內，自南至北有八進殿、堂、壇、祠等，直達北城門附近。由廟正門——櫺星門向北前進，古木參天，碑亭林立，經大成門，有孔子手植楸，再前有杏壇，為孔子講學處。更經寬長石道，登穿石階石欄，至大成殿。殿高七十尺，濶五十尺，深四十尺，黃瓦赤牆，飛簷玉柱，巍然矗立於雙層十三級高的白石台基之上，莊嚴宏偉，據稱超過京城三殿。大成殿後尚有寢殿和崇聖祠等處。

孔陵在曲阜北門外十餘里處，先經古柏引道，先到享殿。再前進，經墓道則達孔墓，前圍石欄，墓前立有「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墓」碑。孔陵面積甚廣，古樹密佈，周圍有二十里。

我們瞻仰了孔廟孔陵，想到司馬遷孔子世家贊所稱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，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為人。適魯，觀仲

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低徊留之，不能去云。」以及「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……可謂至聖矣。」可見他對孔子的尊崇。時至今日，已經二千餘年，傳七十餘世，而後人的景仰崇慕，還是有增無已，且今後亦將永無止境。我們下午從孔陵回住處後，相聚談論今日所見，均感興奮，於是有人提議再北去百餘里即達泰山，何不就便一遊？群起附和，領隊無法制止，相率回至車站，登北上車到達泰安。泰山沿石階而登高四十五華里，次日吾等黎明出發，直達山嶺玉皇頂，觀日峯等處，歸來已至深夜，沿途又瀏覽風景，往返不下百里。晚間竟又有人倡言：「此次吾等擅遊泰山，學校難免議處，現再北去百餘里為魯省省會濟南，事已至此，多遊一處，有何不可？」又群聲附和，領隊不得已急電學校增匯旅費，並向鐵路交涉先行記帳。到濟南停留二日，暢遊大明湖、趵突泉、千佛山等名勝，倦極而歸；學校竟未責問。

園藝植物之開花調節

塚本洋太郎編著
 謹 克 終譯

定價一八〇元

園藝植物種類極多，對於環境要素之溫度、日光、光量、水分、營養成份、植物生長素等各有不同之反應，而園藝植物之各部、大小、年齡等亦因種類而反應不一，瞭解此種特性，始能調節其開花時期，改正其生產期，而達到生產有利時期之收益。本書列舉蔬菜十二種、盆栽花二十五種及球根花卉十種，分別解說，配以圖表，可謂洋洋大觀，有助於園藝事業之改進與發展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